

Le Lys Dans La Vallee



幽谷百合

[法]巴尔扎克 著(H. De Balzac)

Yuanfang Publishing House

Le Lys Dans La Vallee



[法]巴尔扎克

幽谷百合

珂 霏 译



远方出版社

目 录

献给王家医学科学院院士 J-B·纳卡尔先生	(1)
致娜塔莉·德·玛奈维尔伯爵夫人的信	(3)
幽谷百合	(5)
苏城舞会	(329)

献给王家医学科学院院士

J-B·纳卡尔先生

亲爱的博士，这是我长期勤奋建造的文学大厦第二层基的精雕细琢的石头，我要在上面镌刻您的名字，既是为了感激曾经救过我性命的学者，又是为了颂扬与我朝夕相处的朋友。

德·巴尔扎克

致娜塔莉·德·玛奈维尔伯爵夫人的信

我遵从你的意愿。如果我们爱一个女子胜过她爱我们，那她就有了特权，能使我们事事把情理置于脑后。如果不愿意看到你们皱一皱眉头，若想拂去你们稍不如意便显露在朱唇上的快快神情，我们就必须奇迹般地跨越间距，奉献我们的鲜血，断送我们的前程。现在，你要了解我的过去，它全部在此。不过，娜塔莉，要知道，为了顺从你，我不得不践踏从没有触动过的一段不愿回顾的隐情。的确，我就是处在无比幸福之中，有时也会突然沉入长时间的冥想，可你又何必生疑呢？作为受人爱恋的女子，对一阵沉默何必娇嗔呢？你就不能赏玩我性格上的种种矛盾，而不追问其缘由吗？难道你心里也有隐衷要取得谅解，就要探询我的隐衷吗？是的，你猜得不错，娜塔莉，也许最好全盘告诉你：对，我的生活是被一个幽灵所控制，一有只言片语涉及，它就会依稀现形，而且，它还常常不召自来，在我的头顶上晃动。往事如织，深深埋藏在我的心底，宛如海中生物，在风平浪静时漂浮可见，一旦风暴袭来，就被波涛撕碎，抛上海滩。往日的激情猝然苏

醒会使我万分痛苦；尽管为清理思想所需的努力使那种激情受到抑制，但我在忏悔中仍可能因悲恸而伤害你，如果是这样，请你别忘记，我是被逼无奈而服从你的。总不能因为我顺从了你而怪罪我吧？但愿我这样交心会使你的情意更浓。晚上见。

费利克斯

幽谷百合

用泪水滋养的何等才情，有朝一日能为我们唱出感泣鬼神的哀歌，描绘出幼小心灵默默忍受的苦痛？这些心灵的细弱根蘖扎在家庭的土壤中，碰到的尽是坚硬的卵石，刚长的嫩枝就被仇恨的手折断，正在开放的花朵遭受寒霜的侵袭。童稚的嘴唇吮吸苦涩的奶汁，笑脸被凶焰一般严厉的目光扼杀。孩提的这些苦楚，哪个诗人能向我们诉说？这些可怜的心灵遭受周围人的摧残，而那些安排在孩子周围本来是为了培养他们的情感。如果有一部描写这种事情的小说，那么它就是我青少年的真实写照。我，一个刚刚出世的婴儿，能损伤谁的虚荣心呢？我生来身心有什么缺陷，母亲对我竟如此冷淡？难道我是义务的产儿？难道我的出生是一件意外的事？难道我这小生命构成我母亲的内疚？我被送到乡下哺养，足足三年家里无人过问。我哥哥同两位姐姐不但不给我一点慰藉，反而以折磨我为乐事。孩童们已经懂得要脸面，相互间有一种默契，隐瞒小过失，而这种默契对我却不适用。更有甚者，哥哥做了错事，我常常代他受罚，还不能鸣冤叫屈。我的哥哥姐姐同样惧怕母亲，为了讨她欢心，他们就从旁助威，争着欺负我。这是儿童身上萌生的谄媚心理作怪呢，还是他们有摹仿的本能？是要试用他们的力量呢，还是缺乏怜悯心？也许这几种因素凑在一起，使我失去了手足之情。一切温情都与我无缘，天生就我

一颗爱人之心，却爱无所施！这颗敏感的心灵不断遭到蹂躏，天使会听到它的叹息吗？假如说在某些人的心灵里，受压抑的感情会转化为仇恨；而我的感情却凝聚郁积，在心底深挖一个栖止的巢穴，等待在我日后的生途中迸发出来。从性格上讲，战战兢兢的习惯，使心弦松弛，酿成畏惧心理，事事退让，从而产生懦怯性。这种懦怯使人退化，并使人沾染上难以名状的奴性。然而，不断的折磨倒使我经受了锻炼，增强了毅力，使我的心灵富于韧性。犹如等待新打击的受难者，我时刻准备忍受新的痛苦，因而显得唯唯诺诺，完全像个受气包。儿童处于这种精神状态，天真烂漫的举动就被扼杀了；我看上去像个呆痴儿，这便证实了我母亲的不祥预言。我深知这是不公正的，于是幼小的心灵激起自豪感；无疑正是这一理性果实，煞住了这种教育助长的不良倾向。我母亲虽然丢下我不管，可良心上又不安，有时谈起我的教育，表示她要亲自安排。一想到天天和她接触，不知要受多少罪，我就不寒而栗。无人过问倒是我的福气，我乐于待在花园里玩石子，观察昆虫，仰望碧蓝的苍穹。人一孤独，固然好遐想，不过，我喜欢沉思却另有一段情由，而那个意外事件足以向您描述我童年的不幸。我在家里是那么无足轻重，以致保姆常常忘记安置我睡觉。一天晚上，我静静地蜷曲在一棵无花果树下，怀着儿童所特有的强烈好奇心，以及早熟的忧郁所引起的一种通感，凝望着一颗星。我姐姐在远处嬉戏；在我听来，她们的喧闹声仿佛是我思绪的伴奏。夜幕降临，四周沉寂

下来。母亲偶然发现我不在屋里。我们的保姆卡罗琳娜小姐很凶，她既要逃避责怪，又为我母亲假惺惺的担忧找根据，硬说我讨厌家，若不是她盯得紧，我早就逃走了，还说其实我不傻不呆，心里有鬼主意，她看管过多少孩子，从来没见过像我这样乖癖的。她明明知道我在哪儿，却装模作样地找我，呼唤我。我答应了，她来到无花果树下，问道：“你在这儿干什么呢？”“看一颗星星。”“哪里是看什么星星，”我母亲在阳台上听见我们的话，便说道，“你小小年龄，懂得天文学吗？”“哎呀！夫人，”卡罗琳娜嚷起来，“他把贮水池的开关打开了，花园淹了水。”这下子可闹翻了天。其实，是我姐姐觉得好玩，打开龙头看流水，不料水猛地喷出来，浇了她们一身；她们慌了手脚，没有关上龙头就跑掉了。这场恶作剧，谁都认准是我干的；我母亲见我矢口否认，就斥责我说慌，给了我严厉的惩罚。但更可怕的惩罚是，我喜爱星星遭到大家的嘲笑，而且我母亲不许我晚上待在花园里。粗暴禁止会加剧人的渴望，这一点儿童比成年人表现得更为突出，因为儿童能一心想着禁物，觉得禁物有不可抗拒的吸引力。因此，我时常为我那颗星星挨打。我的忧伤不能向任何人诉说，只能以美妙的心声对我的星星倾吐，这是孩子结结巴巴表达的最初思想，犹如他从前咿呀学语。十二岁入中学之后，我仰望那颗星，仍旧感到无法言传的甜美，因为生命之晨所得的印象在心田留下的痕迹实在太深了。

夏尔比我大五岁，他小时候可爱，长大了英俊，是

父亲的宠儿、母亲的宝贝、整个家庭的希望，在家里自然成为至高无上的君主。他身材匀称，体格健壮，却有个家庭教师。我身材瘦小，体质孱弱，反倒五岁就进城里学校念书，由我父亲的贴身仆人早晚接送。我上学带的饭食很简单，同学们带的食品却很丰富。我的寒酸同他们的阔气形成了鲜明的对照，令我痛苦万分。图尔的熟肉酱和油渣很有名，是学生午餐的主要食物。放学正赶上吃晚饭，因此，早晚我们都在家里用餐。那种熟肉酱，贪食的人特别喜欢，可是在图尔贵族人家的餐桌上却难得见到。进学堂之前，我固然听说过，可我从来没有福气看到给我的面包片抹上这种褐色肉酱。即使这不是同学们常吃的食物，我也照样渴望享享口福；因为，这已经成为一种固定的念头，就好比巴黎一位最风流的公爵夫人眼馋女门房的炖肉，出于女人的本性，非要得到满足不可。孩子们能从目光中看出贪嘴的欲望，正如您能从眼神中辨出爱慕之情，因而我成为他们绝妙的嘲弄对象。我的同学几乎都是市民家庭的孩子，他们把香喷喷的肉酱举到我的眼前，问我是否知道这是怎么做的，哪里有卖的，为什么我没有。他们咂着嘴，夸耀像炸块菰一样的油渣。他们查看我的饭篮，见里边只有奥利维奶酪或干果，就说：“没什么好吃的？”一句话刺痛我的心，使我看清了我和哥哥之间的天壤之别。别人那么幸福，我却被家里遗弃，这种鲜明的对比玷污了我童年的玫瑰，摧残了我青春的绿枝。有个同学见我非常眼馋，存心戏弄我，假惺惺地把抹了肉酱的面包递给我；我误

以为他出于诚意，便伸手去接，不料他又把手抽回去，知情的同学哄堂大笑。这是我第一次上当。如果说最杰出的人尚有几分虚荣心，那么为什么就不能体谅一个孩子被歧视嘲弄而哭泣呢？这种引诱，会使多少孩子变得贪吃，低三下四乃至卑怯啊！为了免遭人欺侮，我就动起手来。我这一拼命，使他们明白我不好惹，但也引起他们的仇视，对他们的暗算我防不胜防。一天傍晚出校门，我背上挨了一包石子。仆人狠狠地替我出了气，回去把这事禀报了我母亲。我母亲一听就嚷道：“这个该死的孩子，就会给家里惹麻烦！”如同在家里一样，我在学校也惹人讨厌，不禁对自己产生极大的怀疑；如同在家里一样，我在学校也郁郁独处。这第二场寒雪，又推迟了我心灵幼苗的发育。受宠的孩子都是淘气精，我的孤傲就是基于这种观察。因此，郁积在我可怜的心中的感情依旧无法倾诉。老师见我终日神色快快，独来独往，被人憎恶，便肯定了我家庭的错误怀疑，认为我性情乖癖。等我能看书写字了，母亲就让我转入勒瓦桥中学。那所学校是奥拉托利会办的，设有免修拉丁文班，招收我那种年龄的儿童和低能儿。我在那里学习了八年，举目无亲，过着印度贱民一样的生活。下面讲讲何以至此。我每月零用钱只有三法郎，刚够买学习必备的笔墨纸张、小刀尺子，根本买不起游艺用品，如高跷乐器等。同学们游戏没有我的份儿。要想参加，我就得讨好同年级的富家子弟，或者巴结身强力壮的同学。低三下四，这对孩子不算一回事；然而，我稍微有一点这种举动，就会

感到耳热心跳。我时常待在树下，冥思遐想，自嗟自怜，或者阅读图书管理员每月分发的图书。在这种形影相吊的孤寂中，隐藏着多少痛苦啊！弃儿的境况又酿出何等凄惶的心情！我获得了最受重视的两门学科奖：法语译拉丁语、拉丁语译法语。想像一下，我第一次参加颁发学年奖大会，幼小的心灵是多么激动啊！台下坐满了家长，而我父母谁也没有来向我祝贺。在欢呼和鼓乐声中，我上台领奖，没有按照惯例亲吻发奖人，而是扑到他的怀中痛哭起来。当天晚上，我把花冠投进火炉里烧掉。发奖的前一周用来评奖，家长们都待在城里，因此，同学们一早都兴高采烈地离校，只剩下我和“海外生”——这是我们给家住在海岛或外国的同学起的称号；然而，我家就住在几法里远的地方。在做晚祷的时候，那些坏小子向我们大肆炫耀随同父母用的美餐。您会处处发现，我在人世涉足渐深，不幸也不断地增加。我做出多少努力，以摆脱与世隔绝的命运啊！怀着无限向往而长久酝酿的多少希冀，却毁于一旦！为请父母到校参加授奖仪式，我给他们写过几封充满感情的信。信虽说不免有些夸张，但何以招致母亲对我的责难、对我文笔的挖苦呢？我依然不气馁，保证满足我父母提出的来校条件。我还央求两个姐姐从旁说情，可是徒劳无益；而每逢她们的圣名瞻礼日和生日，我却像可怜的弃儿一样准时写信祝贺，从不疏忽。授奖日期临近，我催促父母，说我有望得奖。不见他们回音，我便产生了错觉，以为他们一定会来，不禁满心欢喜，翘首以待，并把这消息

告诉给同学。家长们陆续到校的那段时间，老校工来传呼学生，脚步声在校园里回荡，我的心扑腾得几近病态；那老人一次也没有呼唤我的名字。在我忏悔诅咒过人生的那天，我的忏悔师指天对我说，主有圣训：“*Beati qui lugent!*”这保佑了棕榈盛开。宗教思想奇幻的精神境界，很容易迷住青年；我初领圣体时，就完全沉浸在高深莫测的祈祷中。我受热忱信念的推动，祈求上帝为我重现我在《殉道圣徒录》中看到的令人神往的奇迹。五岁时，我的心便飞到一颗星上；到了十二岁，我去叩圣殿大门。我心醉神迷，产生了难以描摹的幻觉，从而丰富了我的想像力，充实了我的情感，增强了我的思维能力。我经常把我看到的神奇的幻象归功于天使：正是天使陶冶我的灵魂，使之担负天降的大任；赋予我洞烛事物幽微的观察力，锤炼我的心，使之免中魔法；而诗人一旦有了可悲的能力，能对比感受与现实，对比索求的巨大与所得的微小，便会中魔而陷入不幸；天使在我的脑海里著了一部书，让我从中读到我应当表达的思想，还把放在先知嘴唇上的火炭放在我的双唇上。

我父亲对奥拉托利会学校的教学水平有所怀疑，便从勒瓦桥把我接走，送进巴黎沼泽区的一所私立中学。那时我十五岁，经过考核，校方认为，我这个从勒瓦桥来的修辞班学生可以上三年级。我在勒皮特寄宿学校学习期间，又尝到了我在家庭、小学校、教会学校所忍受的痛苦，只不过形式有所变化。我父亲根本不给我钱。父母知道我在学校可得到衣食，脑袋里能塞满拉丁文希

腊文，就认为问题全部解决了。我在这所学校里先后认识了上千名同学，却没有看到一个家庭对孩子如此漠不关心的例子。勒皮特先生狂热地拥护波旁王朝，早在忠诚的保皇党人力图把玛丽—安东奈特王后从神庙救走的那个时期，他就同我父亲有过交往，后来双方又恢复了联系。他觉得有责任弥补我父亲的疏忽，但不了解我父母的意图，每月给我的钱也少得可怜。校舍早先是“快乐”公馆，与所有旧贵族府邸一样，前面设有门房。鬼学监带我们去查理曼大帝中学之前，有一段休息时间，阔气的同学就到校工家去用茶点。校工叫杜瓦西，是个地地道道的走私犯；对他的生意，勒皮特可能不知道，也可能默许。学生从切身利益出发，也都极力巴结他，因为他是我们违反校规的秘密保护伞，是我们超时返校的知情人，又是同禁书出租商联系的中间人。在拿破仑统治时期，殖民地食品价格上涨，非常昂贵，因此，用茶点时喝一杯牛奶咖啡，便有一种贵族派头。如果说在家长的餐桌上糖和咖啡成为高级食品，那么我们中间有人食用，就会产生优越感。少年贪嘴，好摹仿，容易赶时髦，即使这些因素还不够，单单优越感也足以激起我们强烈的愿望。杜瓦西同意赊账，他估计我们都有姐姐、姑姑、姨母，她们会代为偿付，以便维护我们的名誉。在很长一段时间，我抵制了那个酒吧的诱惑。如果评断我行为的人了解诱惑的力量，了解我的心灵对禁欲主义的毅然向往，了解我长期克己而压抑的怒火，他们就会擦拭我的眼泪，而不是惹我伤心哭泣。我毕竟还是个孩

子，哪有那种博大的胸怀，以蔑视回敬别人的蔑视呢？再说，我感到自己可能已染上好几种社会恶习，这些恶习由于我可望不可即而来势更凶，第二学年末，我父母来到巴黎。他们到达的日期还是我哥哥告诉我的；他就住在巴黎，却一次也没有来看我。姐姐们也一道旅行，我们全家要一起逛逛巴黎。头一天，我们计划到王宫饭店吃饭，然后就近去法兰西剧院。虽然这种意想不到的娱乐日程令我陶醉，可是风雨欲来的情势又迅即使我兴味索然；久经苦难的人，情绪特别容易受影响。我欠杜瓦西先生一百法郎，必须向父母申报，因为他威胁说要亲自向他们讨账。我打算让哥哥替杜瓦西传话，并让他在父母面前替我求情，转达我的痛悔。父亲有意宽恕我，可母亲一点也不容情；她那深蓝色眼珠一瞪，把我吓呆了。一连串可怕的咒语从她嘴里吐出来：我才十七岁，就这样胡闹，将来会变成什么样子？我真是她儿子吗？我要把家毁了吗？难道家里只有我一个人吗？我哥哥夏尔品行端正，为门庭增光，而我却要败坏家声；他已经有了职业，不是该独自掌握一份财产吗？我两个姐姐日后结婚，没有嫁妆能行吗？难道我不知道金钱的价值，不知道我生活的糜费吗？白糖和咖啡，对学习有什么好处呢？这样下去，不就要沾染上所有恶习吗？同我一比，马拉也成了天使了。这一通潮水般的责骂，使我的心灵恐惧万分。挨完训斥，我就被哥哥送回学校，丧失了到普罗旺斯兄弟开的饭店用餐的口福，也丧失了观看塔尔玛演出《布里塔尼居斯》的眼福。这就是睽违十二载，

我同母亲见面的情景。

等我修完了人文学科，父亲把我置于勒皮特先生的监护之下：我要学习高等数学，上法学院一年级的课程，开始接受高等教育。我住进公寓，摆脱了课堂的束缚，满以为能暂时告别穷困。哪料到尽管我十九岁，或许正因为我十九岁，我父亲还是按老章程办事：送我上小学不给带像样的饭食，送我上中学不给零用钱，逼得我向杜瓦西赊账；上了大学，给我的钱还是少得可怜。在巴黎这样的地方，没有钱能干什么呢？再说，我的自由也受到巧妙的束缚。勒皮特先生派一名鬼学监送我上法学院，把我交给教师，课后再接回去。我母亲怕我出事，想出种种防范措施，就是保护一名闺秀也不至于如此。巴黎这个世界，理所当然使我父母担心。男生的心事，同样是住宿女生的情思。怎么管也管不住，女生口不离情郎，男生话不离淑女。然而，那时候在巴黎，同学间的聊天，主要是以王宫饭店为焦点，说它是爱情的埃尔多拉多，酷似东方苏丹的宫苑。那里的晚上，金币哗哗流淌；在那里，最纯贞的顾忌也会荡然无存；在那里，我们强烈的好奇心可以得到满足。王宫饭店和我犹如两条渐近线，只能接近而不能相交。请看，命运是如何挫败我的图谋的。父亲曾把我介绍给我的一位老舅母，她住在圣路易岛；每星期四和星期日，我必到她府上吃饭。这也是勒皮特夫妇出门的日子，不是先生就是太太把我送去，晚上回家顺路再接走。多奇特的消遣啊！德·利斯托迈尔侯爵夫人身份高贵，拘泥虚礼，从没想到给我一